

惯偷6年“蹲”了5年9个月

竟说自己不了解外面的世界,喜欢劳改生活

文/片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戚剑猛

11月22日早上,谢金宝(化名)坐进囚车时,开心地笑了。他被押解往青岛市劳教所,被劳教1年9个月。这是他近6年来第五次被劳教,此前已被劳教时间共计5年9个月。谢金宝解释自己反复“进出”劳教所的原因是,“我不适应‘外面’的生活,反而觉得在‘里面’比较稳定。”他甚至说,“想一辈子在里面,在那里养老。”而在这个荒诞想法的背后,是因杀人服刑7年、嗜赌、以偷为生的斑斑劣迹,他的生活要么是在“外面”以偷为生,要么是“进去”过“稳定的生活”。



▲22日早上,坐在囚车里,谢金宝又露出了笑容。



▲跟里面的民警都很熟。



▲民警下达决定书给谢金宝。



劳教所的警察和学员,他都熟悉

11月22日7时30分,谢金宝走出拘留所的铁门,笑着和民警打招呼,“今儿个走啊?”门上和厅内都张贴着“禁止吸烟”的标牌,谢金宝掏出了6元钱一包的红将军,抽出一根点燃,旁若无人地抽了起来。在办理手续时,他向民警要《劳动教养决定书》,“没这个,他们不收我。”谢金宝显然对程序很熟悉,

“我自己拿着吧,心里踏实。”

1米65的个头,黑瘦,一身新衣新鞋,手腕上还戴着时髦的手链,脸上总挂着满不在乎的笑容。这就是谢金宝,38岁,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,文盲。这身新衣是他11月14日在夜市买的,“当时还花10块钱买了一条假金项链。”谢金宝说,他对生活充满希望,买身新衣准备重新做人,不

多时后又说他想“进去”。环翠公安分局治安行动大队民警王智润评价他说,“反复无常,没句实话。”

198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,1995年释放;2005年1月被劳教1年9个月;2006年10月被劳教1年;2007年11月被劳教1年6个月;2009年7月被劳教1年6个月。这次,他又被劳教1年9个月。当谢金宝坐

上囚车的那一刻,他又露出了满不在乎的笑容,“又回去了。”他说:“下次出来,我还偷”,“真想在里面待一辈子,在那里养老。里面还有60多岁的老伙计呢。”

王智润参与了谢金宝5次被劳教的全部押解行动,“劳教所的警察和学员都跟他很熟,他在那里不仅不孤单,反而还有一定的地位。”



每次释放后不久,他又重新进“宫”

11月15日下午,谢金宝在华联商厦内盗窃一女士皮包。5分钟后,城里派出所民警在新威路的地下通道内将他擒获。审讯室内,谢金宝对记者说,“在劳教所挺好的,你们跟警察商量一下,能不能关我一辈子。”11月16日下午,谢金宝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。签字时,谢金宝的表情很沮丧,民警离开后,他又突然表现出满不在乎的表情,“大不了又是

一年多劳教。”拘留室的墙壁上挂着“请勿抽烟”的标牌,谢金宝主动向记者要烟抽,“没事,关上门他们看不到。”叼着香烟,谢金宝侃侃而谈,“在里面,心里踏实。”

“我说我是故意被抓的,你信不信?”谢金宝偷包后从华联商厦跑出,躲进了约百米拘留15天的处罚。签字时,谢金宝的表情很沮丧,民警离开后,他又突然表现出满不在乎的表情,“大不了又是

了。”每次被释放后的一个多月内,谢金宝必将再次“回归”劳教所,“最短的一次是十来天吧。”2007年11月份,他第二次被劳教释放,找了几天的工作都没找到,就想“不如再‘进去’”,在一处租房内盗窃了一部手机后,“果然又被劳教一年半”。2009年7月,他在威海市区的一家金店内偷了个包,4天后,他“如愿”地被金店老板发现,又“如愿”地落网,“我知道金店内有监控,在柜台上

偷包时,自己都看见自己被录像了。我后来就在金店附近转悠,等着被金店老板发现。”

谢金宝对未来没有打算,对于成家,他说自己“没条件,过一天算一天”。他是家里的独子,父亲今年86岁,母亲84岁,“七八年没回过家了。”逢年过节时,谢金宝会给父母打电话,这些年还给家里寄了5次钱,每次都是1000元,“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干什么,知道我活着就行了。”



“我的自制力差,得有人管着”

在派出所、拘留所内,不论是谁喊谢金宝的名字,他总会下意识地答声“到”。他说,“对于外面的世界,我已经感到陌生了。走在马路上,连车都不会躲了。不是不认识红绿灯,而是感觉别扭。”10月24日,谢金宝第四次被劳教释放,在北京、徐州“玩”了一阵子后,又回到威海,“住小旅馆,吃地摊,整天就

是四处‘溜达’。”

在劳教所里,遵守纪律、服从管教、表现积极的人会被评为模范学员,各方面都出色且有一定管理能力,又乐于助人的模范学员还会被选为班长。谢金宝经常被选为模范学员,有时也被选为班长,可以带领几十名学员干活。对于里面的生活,谢金宝很满足,“什么

事都不操心,活都是被安排好的。管吃管住,每月还有工资,一般是五六百块钱,多的时候有一千多。”谢金宝说,在里面的生活很稳定,他花销不大,还能攒下一些钱,“这次出来,我就攒了3000多块钱。”

谢金宝自称自己的控制能力很差,“得有人管着”,所以他就想“不再

进去”。在里面,他的一天是这样的:早上,起床号响起,起床、洗刷、吃早饭;上午,根据管教民警的安排出工劳动;中午,吃午饭,午休;下午,继续出工劳动;晚上,吃晚饭,看新闻,有时也要集中学习,休息。在周末时,他们一般不劳动,还有娱乐活动,有时也可以请假外出。

屡教不改背后的荒诞抱怨

谢金宝说他每次出来都会找工作,他会织毛衣、修机器,但“他们看我是外地人,不愿雇我。”他还说,他从1991年就离家打工,一直是“靠力气混饭吃”。他有时说“一辈子在‘里面’多好”,有时也说“想找个正经营生干”。11月15日上午,他在一家游戏厅因争机器跟他人发生争执,右手拇指被砍伤。采访中,他却把缠着崭新纱布的手指解释为“多年前的工

伤”。他的言语中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,有时还哭一阵儿,但脸上经常浮现狡黠的笑容。

而翻开谢金宝的档案,他“主动”被劳教的荒诞行为又突然符合了正常逻辑。1988年,谢金宝在牡丹江市参与一场群殴,他持刀将一人捅死,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1995年,他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,出狱后去了广州,在夜总会干“保安”。

2003年,他到北京“溜达”一年。2004年初,他来到威海,开了一家小饭店。因为嗜赌,他将积蓄全部花在了赌博机上,当年12月,饭店倒闭。2004年12月,谢金宝在盗窃了一部手机后被行政拘留15天。2005年1月,他再次盗窃,被劳教1年9个月。2006年10月,他回到威海,在张村镇开了个小吃部,仅几天后,又在进货时盗窃了他人的皮包,又被劳教1年。此后

便是反复地“进出”劳教所。

谢金宝抱怨“这个社会容不下我。”同时,他也说“有钱就赌,没钱就偷”。环翠公安分局治安行动大队教导员滕振华分析说,谢金宝有个“心结”,因为嗜赌,又不愿意卖力气,难以融入社会,也就不想融入社会,要么以偷为生,要么就是回到他认为的“稳定的地方”——劳教所,“这符合‘两劳’释放人员重新犯罪成因的特征”。